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奉军

刘立勤
李涛 著



中国近代历史上执掌东北多年的北洋奉系军阀首领

“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 土匪出身的一代枭雄“东北王”张作霖
两次直奉战争的主角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奉军

刘立勤 李 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奉军/刘立勤,李涛著.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1重印)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ISBN 978-7-203-03868-9

I.①奉… II.①刘… ②李… III.①奉系军阀—史料 IV.

①K25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4354号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奉军

著 者:刘立勤 李 涛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政编码: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365千字

印 次: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3868-9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序

武装力量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一般以军队为主体，由军队和其他正规的、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组成。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军事集团，亦称军系)的形成发展、沿革、编制体制、军费军饷等与国家、民族及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自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新的特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并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封建地主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为外国侵略集团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一新特点下，武装力量及军事政治集团等遂成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段历史中间，军队及军系逐渐由古代军队向近、现代过渡，并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连年的军阀混战，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军系十分复杂的变迁活动。

中国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湘军，即是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淮军则为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深感湘军兵力不足的条件下所组成的新的勇营武装，同为中国近代军系的重要一支。1897年，清政府在论及清代军制沿革时指出：“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曾国藩、李鸿章所办湘淮两大武装集团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而形成的。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为纽带而维系起来的武装集团。湘军营制为“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

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学者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湘淮军不仅营制一脉相承，其政治理念亦相当传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忠孝义礼意识。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之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军民两政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其间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几乎都与湘、淮军集团紧密相关，成为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势力。

湘、淮集团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晚清，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中央政权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它所使用的相互牵制等策略还能对湘、淮集团产生实际的制约作用。因此，湘淮集团与清朝中央不仅在形式上存在着体制的联系，而且在实际上还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湘、淮等军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大的、不断进行割据和争雄的军系——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在这个集团联系在一起。

北洋军军系，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末的湘军和淮军。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其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北洋军事集团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

第二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第三是淮军旧将。这些人多生长于清王朝封建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未成年时即受到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具有极端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尤其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都出身寒苦，有着顽固的自强精神和极强的政治追求欲，而其在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僚”，由于这些人在淮军中得不到重用，迁升太慢，心理压抑甚大，一旦受人提拔，即产生较浓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袁世凯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亦加以笼络和提拔，袁世凯曾语，“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在新建陆军章制中，袁世凯订立了所谓“兼充”制度，即“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实际上袁氏却借此来控制其部属，凡是顺从和巴结他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

袁世凯还通过自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培养效忠自己的军官。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等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广为招揽其他类型的人才。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政治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吸引了其他政治集团的成员进入北洋集团，形成了北洋官僚集团势力。其一，袁世凯利用政治亲缘关系来网罗他的政治势力，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如徐世昌堪称是北洋官僚集团的幕僚长，他是在同袁世凯长期合作中与袁结成生死之交的。袁资助他进京应考，后考中举人、进士，做了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将他调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以后又多次向清廷“保荐”

他，使徐世昌从此平步青云。唐绍仪在袁世凯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结识，后充任袁世凯在朝鲜的翻译。甲午战争前夕，唐冒死护送袁世凯离开汉城，登舰返国。袁小站练兵后，就委任唐为营务处帮办，袁任直督后，唐一直追随左右，设立邮传部后，袁保荐他为该部侍郎，一手把持部务。袁世凯还将有亲友、同乡或家中佣人的子弟关系之人安插于政治、经济部门，以便于自己控制。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为本家，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银钱的要职。周学熙、刘永庆、张镇芳等人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袁世凯还利用联姻来扩大政治亲缘关系网，以控制国内军政部门。其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继续以官位利禄为诱饵，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奎、杨士骧、杨士琦、赵秉钧等一帮文职人员即是在这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其三，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清末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准则已被抛弃，清王朝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袁世凯在发挥“金钱效应”上，则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等清廷内重要角色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其四，袁世凯还善于利用政治投机来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通风气”自诩，屡屡上疏言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政治文化亦属入立宪政治色彩。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文化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日本回国后也转到袁世凯幕下，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由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势力的极大膨胀，至清末，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凭借北洋军系的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

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该军阀集团。此间，军阀集团势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已发生了完全的逆转。中央的权威消失了，军阀实力派已经完全实现了军事力量与地方政权和财权的三者合一。因而，他们也就变得更加强硬起来，无组织、无原则则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

1916年袁世凯病死，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其内部各派乘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也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于是，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

一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皖、陕、鲁、浙、甘、闽等省；二是英美支持的以时任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苏、鄂、湘、直、赣等省；三是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东北地区。此外，各地方的一些军阀或独立或分别依附于各大派军阀。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皖、直、奉三大军系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产生了38届内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皖系为实现“武力统一”目标，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

至1920年，皖系皖军已达11个师、17个混成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皖军战败，京津地区及豫、鄂、察、陕等省的皖军被缴械，仅余淞沪地区和浙、鲁、闽、皖等省的残余部队以及依附于皖系的地方军队。直皖大战后，直系军阀取代皖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此时的直军，已扩充至18个师、18个混成旅，共约20万人，占据了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实力大部消失，奉系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此时的奉系奉军乘机占据绥远和京山铁路沿线地区，兵力膨胀至5个师、26个旅，约20余万人。为争夺北京政权的控制权，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此次战争以奉军战败全部退回关外而结束。直系则大肆扩充实力，至1924年夏，陆军已达21个师、17个混成旅，共25万人。同年9月，直军发动江浙战争，皖军实力消失。

其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战败，奉军势力大增，除东三省外，

奉军还占据了热、直、豫、鲁、苏、皖等省区。至1925年其实力达35万，并控制了北京政权。10月，直军对进入苏皖的奉军进行了反击，奉军退回北方。至此，除奉军张作霖部外，奉军还有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约20万人。而直军吴佩孚部计20万人，盘踞于鄂、豫和京汉铁路沿线；直军另一山头的孙传芳部盘踞于浙、闽、苏、皖、赣五省，计20万人。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将直军大部歼灭。为挽救失败，直奉两军阀再度联合。至1927年3月，北伐军击败了直奉的五省联军。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二期北伐，直系直鲁联军消亡，奉军败退关外，12月，奉军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为东北军。至此北洋各大系军阀集团覆灭。北洋军阀的统治期间，由于连年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仅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

中国近代军系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支，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至北洋军阀消亡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军系发展史，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各军系的兴亡盛衰，对于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叩问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有着一定现实意义的。它不仅可以恢复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创痛的记忆，深刻地认识和总结中华民族辛酸的过去，而且可以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更好地领悟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推翻“三座大山”必由之路的深刻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民族奋进和振兴的精神力量。

这一套丛书涵盖了作为中国近代主要军系的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化而成的北洋军，以及袁世凯死后由北洋系分裂出来的三大派军系的皖军、直军和奉军的形成、编制体制、军事实力、作战、发展沿革及其覆灭的历史。由于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清末和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逸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磨难和耻辱以及随之而来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历史，并能从中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军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田玄 皮明勇

1997.10

目录

第一章	被逼无奈上梁山 主动受抚降清廷	001
第二章	卖友求荣往上爬 镇压革命立“新功”	023
第三章	勾结日本梦独立 投靠慰庭当督军	037
第四章	统一奉天军政权 吞并吉黑霸东北	054
第五章	直皖大战扩武备 直奉前战惨败归	071
第六章	整军备武兴改革 组编陆海空三军	090
第七章	直奉再战军威显 直鲁皖苏据为有	101
第八章	孙传芳江南起兵 郭松龄滦州倒戈	125
第九章	直奉联手攻玉祥 永江辞官归故里	148
第十章	北伐军出兵江南 直奉鲁联手讨赤	163
第十一章	大元帅好景不长 蒋介石二次北伐	178
第十二章	东北王归途被炸 张学良子继父业	195
第十三章	东北易帜换门庭 奉军改为边防军	217
第十四章	少帅挥泪斩杨常 中原大战助老蒋	243
第十五章	日军占领东三省 奉军悲喜大结局	262
附录一	奉军将领传略	278
附录二	奉系军阀大事记	296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307

第一章

被逼无奈上梁山 主动受抚降清廷

张作霖系奉系军阀的鼻祖，奉系军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与张作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张作霖，字雨亭（习称老师、雨帅），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籍为直隶（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其先祖本姓李，因李家姑母嫁到张家无后，将李家侄过继为子，改姓张。道光年间，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加之灾害频降，民不聊生，他的曾祖张永贵为谋生计被迫携家带口往东北。先到关外广宁高山子落户，后迁往海城小西洼村定居，静庵在《张作霖一生的历史》中说他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那里凭着全家“自食其力，劳作乡里”，虽日子过得艰难，却也安定。经过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到张作霖的祖父张发时代，已成殷实之家。他家不仅有房有产，而且添人进口，生有四子皆长大成人。张发过世后，因兄弟不睦，只好分家，自立门户。其他兄弟均能自食其力，唯独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排行老三，“不事生产”，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先娶邵姓女为妻，生一女。他为养家糊口，先到客栈当学徒。因不安其道，又在本街开了一个杂货铺，他又不肯惨淡经营，经常鬼混于赌场，放赌抽红，赢了就大吃大喝，输了就典当衣物。至于家里的妻子，他从不挂在心上，赢了就托人捎几个钱回家，输了几个月杳无音讯。邵氏本是要强的女子，为此气病交加，不幸早亡。后经本村人介绍，又娶本村一个王姓的寡妇为妻，王氏与原配丈夫姓李的生有一子，改嫁时带到张家，取名张作泰；后又为张有财生一子，取

名张作孚。因张有财不肯务农，乃迁至海城田庄台落脚，后又迁到叶家铺子、栾家堡子、西小洼子暂住。1875年在西小洼子生第三子，名张作霖，小名“张家老疙瘩”。张作霖出生不久，张有财迁往驾掌寺，并在那里开了一家杂货铺，以维持生活。

张家铺子对门，住有鲍家，即后来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当过黑龙江督军的鲍贵卿的家。鲍家对张家常有接济，两家来往极为亲近。双方母亲为孩子哺乳，相处很好。共同患难的家庭，加深了张作霖与鲍贵卿两人的友谊，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成了儿女亲家，在事业上也是得力的伙伴。

张作霖出生后，一直受到王氏的偏爱，从小就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但他很机灵，喜爱玩耍，打野鸭和下河摸鱼虾样样在行，就是不肯读书。孩提时，在小伙伴中常以“大王”自居，发号施令，不甘人下，如有不服者就以拳脚相加。邻里孩子都怕他，小时就被人视为无赖。

张有财是个赌徒，经常出没于赌场。小铺子为他赚点钱，一赌即光，随之典家当产，几年的光景，小铺子也为之倒闭。但仍恶习不改，放赌抽红。张有财的所作所为，对张作霖的影响极深。年幼的张作霖认为不肖的老子是个“光棍”，继而仿效学习，天长日久，跟着张有财来往于赌场，他父亲的恶习全为他继承。他母亲王氏，见幼子越学越坏，十分忧郁，经常规劝、训斥，甚至殴打，全然无效。到了上学的时候，因家中债务累累，张有财则认为：“不识字照样活着。”以此为由，让他放猪，以补助家用之不足。而张作霖自己既不肯就学，又嫉妒他人上学，经常施展他的“恶作剧”，拦路打骂、阻拦他人学习。有的孩子找他母亲告状，少不了受母亲的责骂，他又跑到学校当着老师面辱骂，弄得老师哭笑不得。天长日久，自觉乏味。后来，在生活中他感到，将来不念书干不了大事，于是便央告母亲设法让他读书。母亲见到儿子有这种要求，喜出望外，便跑到私塾杨老先生那里，苦苦哀求。杨先生见王氏为儿子如此诚意，也就答应下来了。张作霖入学后，开始几天还能坚持下去，但学习对放荡成性的张作霖来讲，是件难事，每天坐在炕上，摇头晃脑很不习惯，而且每当先生提问，他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有时嘻皮笑脸逗得群生哄堂大笑，气得先生规之以戒尺，他索性夺过戒尺，当众折断，随手向老先生甩去，气得先生发抖，最后实在无法可施，将他开除出私塾。他满不在意地离开私塾，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杂务。

在张作霖14岁那年，生活给他带来了极大不幸，他的父亲张有财出了事。有人告诉他母亲王氏说，张有财死了！张作霖对他父亲的不幸之死无动于衷，吃喝玩乐依然如故。可是王氏听到这个消息，却是惊慌万分，急忙去寻找。有一天他家养的老黄狗从外面跑回来，向王氏狂吠，并用嘴咬住王氏的裤角往外拉。王氏跟着老黄狗来到距家很远的一个池塘边，发现了丈夫的尸体。当即找“乡约”栾风

泰到县城报案，知县随即率领衙役等来乡验尸。结果断为“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子物打破致死。通缉凶手，凶手闻风远扬，迄未捕获归案”。王氏无奈，只好靠邻里乡亲集资买了薄板棺材，将张有财草草埋葬。事后据说栾家堡子有个赌徒王小二在张有财的赌局上输了钱，无力偿还赌债，放局的张有财让他以老婆抵债，姓王的信以为真，怀恨在心，在半道上，王乘张不备，一脚踢在张的致命处，将张踢死，自己便逃之夭夭了。

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五人生活更为困窘，王氏只好把三间住房卖掉做路费，举家迁到广宁县南乡赵家庙二道沟子娘家栖身。不久，长兄张作泰因患痼病死去，张母王氏靠双手为人做针线养活着二子一女度日，生活极其艰辛。二哥张作孚只好去给地主“扛活”，挣点钱添补家用。张作霖却不事农活，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他母亲怕儿子越学越坏，托人说情，把他送到本街高家木工铺当学徒。在农村，木匠、棚匠、铁匠、瓦匠也称得上一项技术，有了这几样本事，将来就可以糊口了。张作霖也确实想学点本领，但他哪知封建作坊学徒的艰辛，结果干了一阵子，老板总是叫他打杂，不是挑水做饭，就是倒便盆、为掌柜看孩子。放荡成性的张作霖怎能忍受。一天，老板叫他干活，他不动。气得老板动手打了他，他不但不服，反而打了老板，被老板赶出了作坊。

为了全家的生活，他母亲又叫张作霖学做小买卖。货源来自郭家的包子铺。他是先赊账上货，卖完后再向郭家结账。张作霖卖包子顺利时，能赚上几个钱。有时卖不完，他只能自己吃。为此，他时常拖欠郭家的货款，为补上欠款，他开始赌博。稍赚点钱，就进赌场，每次都输得精光。张作霖在大赌场上虽斗不过老赌徒，可他和老太太要纸牌牌却有一招。他欺负老太太眼花耳聋，手脚不灵便，玩弄鬼把戏。有一天，细雨绵绵，出门的人少，张作霖的包子只卖了少许，大部分没卖完，张作霖六神无主，忽见几个老太太要纸牌，他便凑上去，要和一块赌钱，老太太们认为张作霖没钱，不让他参加，他举着篮子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结果玩了几番，他一人全输，张作霖恼羞成怒，还要继续玩，目的是要翻本。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他见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乘风吹开窗子的时候，故意将身子压在牌桌上，一手把住自己的钱，另一手便把三个老太太的钱统统拢到自己手里，他一边搂钱，一边喊着：“这风太大了，钱都吹跑了！”等三个老太太明白过来时说：“你搂钱跑了不要紧，我扣你的包子！”张作霖边跑边回头说，“没关系，篮子是空空的。”弄得几位老太太哭笑不得，只好臭骂一阵了事。

以后张作霖又改当货郎，背些农家日常需用的针线、鞋面、胭脂粉之类的小商品，走乡串户，认识了不少人，也能赚上几个钱。只是，赌博的恶习不改，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见赌钱的，扔下货箱就入伙，又把做小生意的钱输光了。他

索性整日鬼混在赌场之中，由于他赌术不精，往往一赌就输，家中生活越来越困难。欠邻居的债务也越来越多，债主们常来追逼索取。他母亲规劝儿子要学好，赚点钱早日还清债务。张作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母亲说：“欠债不要紧，会还清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故意把债主家的猪赶入池中，猪狂叫，他也在外面大吵大嚷：“猪落水了！猪落水了！”左邻右舍闻声赶来一看，只见小猪在水中乱游，张作霖见人们赶到，立即跳进水中，将落水的小猪一一打捞上来，并交还了债主。债主们见小猪得救，对他大加夸奖，并对他们母子说，多亏作霖救了猪，我们才免受损失，你们所欠的债就不要了，就算是我们对你们的谢意。

张作霖的母亲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再次改嫁本村兽医张某，叫张作霖跟他养父学兽医。另一种说法是：张作霖在家乡拜一位老兽医为师学得医术。周大文在《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做小贩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遂改业在同里学兽医。开始时他很留心学习，并喜爱良马，从此为医马和相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整天与马打交道，时间长了，他又不干了，于是跟随一位姓李的商人，流落到营口东北的大高坎镇。在那里他举目无亲，只好靠打短工，做零活维持生活。他虽然先后跑遍了太平堡、丁家桥、前后忠心堡、凤凰甸子、大房身等村庄，但均无立足之地。后又流落到碾子泡村，在那里有位孙财主，家有土地30余垧，常雇工耕作。张作霖为了生活，经常到孙家的长工“饭堂”混饭吃。刚开始时，长工们可怜他给他饭吃，日子长了，长工们就厌烦了，将他拒之门外。孙家老太太是吃斋念佛之人，想行善积德，她知道这件事后，就告诉长工们对张作霖管饭。张作霖过意不去，就帮孙家放猪、放牛，干点杂活，并认孙老太太为“干妈”。后来，张作霖离开碾子泡村，还经常回去看望他“干妈”。据说张作霖当了大元帅后，仍不忘这位孙老太太的恩德。孙老太太去世时，他还派一位副官，带了不少钱到碾子泡村，让其家人为她树碑。

张作霖离开碾子泡村后，又到黄家塘村，给外号叫“孙鬼子”的财主放马。不料有一天夜里丢了一匹马，孙鬼子将张作霖毒打一顿，张作霖因此大病不起，多日滴水不进。“孙鬼子”断定他活不久了，便在夜间把张作霖扔到甸子西边的壕沟里。第二天清晨，一位姓樊的老头出来拾粪，发现了躺在沟里的张作霖，走近一看，还没有死，便将他背回家中，给他治病，救了张作霖一命。张作霖病愈后，离开樊家，又到大高坎镇，给商店、车店干杂活，给赌场当杂役，端茶倒水，收点小费，维持生活。后来干烦了，又去给别人看牲口，由于他跟继父学过兽医，懂得些兽医知识，也治好了一些牲口的病，逐渐赢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尤其是给何家油坊治好了一匹大青马，从此，一举成名。找他治马病、劊猪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普通农民，而且有土匪头子、清军小官。据说，当时驻在村子附

近的清军宋庆部也经常来找张作霖治马病。张作霖赚了钱，也结识了一些清军兵弁，沾染了一些兵痞的恶习。

后来有个财主叫于六，看张作霖能赚钱，就与张作霖合伙开了个兽医桩子，生意倒也兴隆。张作霖手里有了钱，便到赌场去挥霍。于六的小老婆二兰子，外号“于小脚”，和丈夫年龄十分悬殊。看张作霖与自己的年龄相当，也有点技术，于是暗中钟情于张作霖，每当张作霖在赌场输了，她就替他付账。张作霖要出门去买药，二兰子得知后，就收拾好家中的金银细软追出门去，想和张作霖远走高飞，到外面去过日子。张作霖认为于六待他不薄，不能对不起朋友，拒绝了二兰子的要求。对此，二兰子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待张作霖买药回来，二兰子假惺惺地说请他喝酒。张作霖信以为真，刚进门，二兰子就反手把门插上。然后，扯开自己的上衣，披头散发地高喊：“张作霖不是人，张作霖不是人。”于六家人闻声赶到，不容分说，把张作霖毒打了一顿。接着，于六叫人将张作霖绑在屋外的大榆树上，准备夜里冻死他。幸好，在高坎镇开车店的掌柜常则寿路过这里，问清事由，便把张作霖领回车店。从此张作霖就在常掌柜的大车店里当“店小二”。他仍不改赌博的恶习，经常出没于赌场，每次都输得精光。后来他发现有些赌徒合伙算计他，便决定设法报复。有一次，他们又赢了张作霖的钱，正起身要走。张作霖拦住说：“我回去取钱再赌，你们等一会儿。”他们信以为真。谁知张作霖取来一把杀猪刀回到赌场。赌徒们一见，大吃一惊，不知他要干什么。只见张作霖毫无惧色地挽起裤筒，露出大腿，嗖地一刀割下一块肉来，往桌上一扔，说：“我就押这块，赢了你们拿去，你们输了，我割你们一块。”赌徒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把赢张作霖的钱如数退还他。事后，赌徒们为寻机报复，又在放局的寡妇“六大浪”家聚赌。张作霖先赢后输，赌徒们故意激怒他说：“你上次输了钱割肉，这回割狗头吧！”张作霖愤怒已极，和他们撕打起来，由于寡不敌众，张作霖被打倒在地。有人趁此要用刀砍他，被“六大浪”制止了，张作霖又拣回一条小命。

张作霖在大高坎生活了二三年，已长成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对女孩子开始注意起来。有一天，在杂货店买东西，看见两位俊俏的姑娘，一个叫祝大菊，一个叫祝二菊。据说这姐妹俩早被高坎街的于二爷霸占。于二爷仗着有钱有势扬言：“谁要碰二菊，拿命来见我。”一天晚上，张作霖动了凡心，想到祝家会会“二菊”姐妹，正巧于二爷也去了。张作霖便急忙溜走了。于二爷认为扫了他的面子。第二天，他提着杀猪刀就到“六大浪”的赌场。张作霖闻讯，急忙跳后窗逃走。于二爷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大车店，没有找到张作霖，于二爷才悻悻离去。后来，还是常掌柜出面，找了几个街上的头面人物说情，向于二爷认了错，请了客，此事才算了结。

张作霖丢了面子后，自觉再无法在大高坎街面上混事了，只得离开大高坎镇，回到黑山县境内赵家庙。1893年，他又赌输了钱，无力偿还赌债，便与二哥张作孚在“京通御道”附近的羊肠河畔，当起了“棒子手”，即扛着木棒，拦路抢劫。从而，由“要清钱”变成了“要混钱”。不久，这里发生了一起大案，有人“杀官劫饷”，主犯匿名远遁。官府限期缉拿归案，驻军衙门没有办法，就把张作霖捕去充当替死鬼，关入大牢，经酷刑拷问，他拒不招供，才未被处决。第二年春天，主犯在吉林自首，张作霖才得以无罪释放。

张作霖出狱后，无路可走，决心去营口田庄台投效毅军。毅军，是清军将领宋庆的部队。由于宋庆被朝廷赏赐勇号“毅勇巴图鲁”，因此他统领的部队称为“毅军”。宋庆，字祝三，山东省蓬莱人。家境贫穷，无路可走，听说同乡宫国勋在亳州做官，便前往投靠，由练长、千总到总兵，成为淮军的将领。1862年，安徽巡抚唐训方裁减淮军，以三营划归宋庆统辖，“毅军自此始”。1867年，宋庆因功晋级升为湖南提督，后移督四川。1880年3月，清政府交涉伊犁问题，中俄关系紧张。清政府命令李鸿章加强旅顺海防，调宋庆所部“毅军”赴旅顺一带防守。宋庆治军有方，受到朝廷嘉奖，不仅醇亲王称赞，两宫皇太后也给他很高荣誉。据《清史稿》记载：“十余年，军容称盛。醇亲王奕被命巡阅，叹为诸军冠，亲解袍服赠之。两宫眷遇优渥，加太子少保、尚书衔。”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采取投降主义政策，日军越过中朝国境，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在反侵略战争中，由于张作霖精于骑射，表现勇敢，而且又“善于迎合”，很快被提升为哨长，后提为戈什。据周大文著的《张学良世家》记载：“时值甲午，前清与日本战争之时，在军中招募谍报员，深入日军后方，探听一切军情。张应募前往，得到不少情报，累次建功，先予以功牌，后擢升哨长。该军营务处袁甲三见张伶俐，调张充任戈什。”张作霖是否是袁甲三提升为戈什的，已无从考证。因袁甲三是袁世凯的叔祖父，也就是说他父亲袁保中的叔父。袁甲三是清朝镇压捻军起义的将领，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漕运总督，于1863年病逝。因此，不可能在30年后再现于辽东战场。也有人记载：“张在毅军中的提升，是由于给长官治好了马病。”赵兴法在《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说：“由于长官的爱马有病被张治好，因而颇受赏识。不久，被提升为戈什。”戈什全称“戈什哈”，满语护卫的意思。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班长之类的小头目。据金毓黻《张作霖别传》中记载：张作霖在毅军先为“戈什”，后升哨长。“清光绪甲午中日战启，作霖投毅军统领宋庆标下为戈什哈，以精骑击擢哨长。”

从上述可以看出，张作霖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机智、勇敢，为维护国土的完整尽到了责任。同时张作霖在毅军中，也从未停止过赌

博。当时的军人都嗜赌博，长官在上屋赌，他们便在下屋赌。这不仅是张作霖旧习的延续，也反映出清军的腐败，纪律的松弛。因此，甲午战争开始后，清军一溃千里，旅顺、大连、金州相继失守。盖平、海城几经争夺，最后沦陷。尤其是牛庄、营口失守后，田庄台则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1895年3月，张作霖所在的毅军虽在田庄台集结69个营，两万余人的兵力，日军仅以约两万人很快将毅军击溃，占领了田庄台，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军退出辽南，毅军奉命回防旅顺。这时，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犯事被关押省城监狱，张便请假去营救。时值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爱马有病，经多方医治未愈，张主动请求一试，不数日治好，盛京将军大喜，赠巨金，他不受，只求将其兄释放。将军允许其请求，将张作孚释放。张对内外都搞得很好。这对张作霖来讲，确实是个好的转折点。正当他即将“高升”的时候，宋庆军奉命移防关内，他便“携械潜逃”，回黑山赵家庙去了，1928年5月2日盛京时报记载：“因不能西上，归故里。”

回家以后，因为他当过小哨长，在村里确实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就在这年，这个招摇过市的无赖，居然被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中了，把次女许配他做夫人。据说，赵家女与张作霖早有一面之识，当年张作霖做小买卖当货郎走街串巷时，赵氏女因常买针线、胭脂、香粉，就对这位货郎曾有过好感。张作霖外貌虽不十分出众，“身高不到5.2尺，圆头稀发，细目小口，高鼻梁”，但他却“是一个为女人所爱慕的温柔男子”。他虽是生性残暴、狡猾，但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温柔感。这次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了婚。“赵氏貌不美，且目有斜视病，但很能干。张好骂人，常与同伙等发生龃龉，经赵氏从中斡旋，赖以相安无事。”张作霖虽成了家，但因家境贫困，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只好住在他岳父家中，当了倒插门女婿。但他仍不甘寂寞，又重操旧业，出入于赌场之中。天长日久，赵氏父女为其生计甚为焦虑，于是劝他谋个职业。张作霖这次倒也听话，不久，在他岳父的帮助下，便在本村开了个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据《张作霖别传》记载：“洎和议成，散归故里，年甫弱冠，无所事事，乃承其父业，营马医于小黑山。”后来见兽医桩子赚钱不多，他干了一阵就不干了，又重抄旧业，靠赌博和“放局”度日。他对人输打赢要，人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一天他赌输了，没有钱耍无赖，一群无赖“向之追讨，声言拟扒张衣”，将他活活冻死。他见势不好，便冒着严寒落荒而逃，幸而途中遇上卖豆腐的钟三，钟三见他十分可怜，发了恻隐之心，便把自己的羊皮背心脱下来为他御寒。赌徒闻言，便叫钟三索回羊皮背心。钟三骑驴追上张作霖后，不但没有索衣，反而“以晨朝所卖豆腐钱相赠”，并送给他一条瘦驴，张作霖才得以逃生。后来，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时，仍不忘旧情，常把钟三接到奉天和北京奉为座上宾，感激